

意

ひがしがわとくや

东川笃哉

Higashigawa Tokuya

意は必ず
三度ある!

杀意

(日) 东川笃哉 著
龚群 译

SATSUI WA KANARAZU SANDO ARU

Copyright © 2006 by Tokuya HIGASHIGAW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杀意 / (日) 东川笃哉著; 龚群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33-1194-6

I. ①杀… II. ①东… 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3022 号



杀意

(日) 东川笃哉 著; 龚群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邹 璠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69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194-6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

目录

1	比赛开始
15	第一章 序盘战
63	第二章 中盘战
97	第三章 LUCKY 7
135	第四章 终盘战
179	第五章 加时赛
225	比赛结束



1

“鲤洼学园高中部”——是一所位于国分寺西部的私立高中。

以“自主，自立，团结友爱”的崇高理念为宗旨成立以来，这所高中在武藏野已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但学习能力极其平凡的学生和指导能力极其平凡的教师之间的交流，未必就会创造出极其平凡的学校生活，这所珍贵的教育机构就证明了这个有违常理的事实。

在这个鲤洼学园，姑且也算有棒球部。

能力绝不能用强大形容，甚至可以说比较弱，不，应该说很弱小。让甲子园沸腾的高中球员的夏天短暂却梦幻，正因如此才弥足珍贵。然而，对鲤洼学园棒球部来说，夏天的短暂和梦幻根本无法与甲子园出场球队相提并论，因为他们的夏天，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参加完一轮预赛就结束了。

这种短暂宛如“噠”的一声升上天空后飞散开来的烟花，这种

梦幻宛如烧到尽头后掉在地上的香烛。他们的夏天尽管短暂又梦幻，却既不让人感动也不珍贵，反而越发可悲。

这种可悲宛如从土里爬出来、在树上鸣叫一个星期后迎来生命尽头的蝉。

鲤洼学园史上最短的夏天发生在三年前。也许是命运的捉弄，那一年的西东京大赛上，首次出战的鲤洼学园在预选赛中偏偏被编入开幕式后的第一轮。在那场比赛中，以十八比零的惨烈比分败北的鲤洼学园，在选手宣誓两个小时后就离开了球场。过于短暂的夏天换来悠长的暑假，三年级学生们得以参加驾校考取驾照。

总而言之，棒球部就是这个水平。没有暴力事件及和棒球留学有关的流言飞语也算值得庆幸。期待他们突破七月的预选赛，参加八月的甲子园比赛，就好像命令鸣叫不已的蝉“加油，再活一个月”一样。

就是这个棒球部，今年六月继续为备战短暂的夏天而努力摸索失败的方法，只求不要输得太难看。有一天，在棒球部专用球场上发生了一起事件。

那天早上，棒球部队长土山博之像往常一样六点钟就来到学校，十分钟后换好衣服步入了球场。早训练是六点半开始，时间还早。不过他来这么早可不是因为手表坏了。

队长必须比队员提早站在球场上——这是土山的信条。

其实，他十分期待出现类似棒球主题的热血电视剧中的情节：看到提前三十分钟就站在球场上的队长，深受感动的队员也纷纷提早三十分钟来学校开始训练。然而，始终没有回应土山这般期待的队员。

结果，“就任队长以来最早进行训练记录”已经突破一百七十天

成为土山的名号，如同“衣笠^①连续出场次数”和“金本^②连续完全出场次数”一样。这是历代队长都没能实现的金字塔工程，时至今日，队员间似乎已达成默契——不能比队长早上场。的确，如果哪天谁破了纪录，他也许会情绪低落，这样的心情着实复杂。

球场上除了土山空无一人，他刚刚“哦”地放下心来，又突然“哎呀”一声，并眉头紧锁。因为他感觉球场和平时略有不同。

“奇怪……有什么不对……到底是什么呢？”

土山环顾球场一圈，然而，视线所及之处都和往日无异。

但确实有不同，土山陷入了少有的沉思。缺了什么，对，应该是这个球场上的一样东西消失了。

“到底是什么……什么不见了……不知道。”

土山把棒球练习抛到了九霄云外，埋头于眼前的谜团。他深思熟虑，很快就用脑过度、意识不清了。

“喂，土山，你在做什么呢？”

有人从背后拍了拍土山的肩膀，土山猛地清醒过来。

回头一看，是棒球部教练野口启次郎。五十岁的野口教练今年春天刚走马上任，凸起的肚子和后退的发际线使他略显老态，不过以前的他可是位小有名气的棒球选手。

野口教练交替看了看球场和土山，怀疑的视线最终落在土山的脸上，开口问道：“不会是你干的吧？”

“啊？”

①衣笠祥雄（Kinugasa Sachio, 1947— ），前日本职棒选手，曾是“连续出赛两千两百一十五场”纪录保持人，人称铁人。现在是棒球比赛解说员。

②金本知宪（Tomoaki Kanemoto, 1968— ），日本职棒选手，是世界纪录“累积完全出赛一千四百九十二场”的创造者。

“啊？——什么啊！”野口教练愤愤地跺了一下脚，“我问你，是不是你偷了？”

“不可能，我可没偷什么东西。”土山没想到自己会被怀疑，一本正经地抗议道，随后羞答答地反问教练，“教练，到底什么东西被偷了？”

野口教练大叫一声：“你是睁眼瞎吗？”随即呵斥缺乏观察力的队长：“你仔细看！棒球比赛中最重要的那个不是没有了吗？”

“啊，那个是……”

土山瞪大了没有眼力的眼睛再次巡视球场。矗立在球场外缘的挡球网、混凝土球员休息区、围绕在内外野的铁丝网、倾斜的投手踏板、用白线画出来的击球区，还有……

“啊啊啊啊！”土山发出迟来的尖叫。

他终于发现球场上的什么东西消失了，惊愕之余，土山的心头涌起深深的疑惑。

“到底是谁，为什么？”

2

“——那么，究竟是什么被盗了？”

听到多摩川部长的追问，桌子对面的土山表情严肃地说道：“被盗的是垒，垒被盗了。”

“啊，垒？”部长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土山，“难以置信，这是真正的‘盗垒^①’啊。你是不是想制造一个无聊的噱头？”

“确实如此，非常无聊，因为只有你才能想出这种噱头。”

夹在部长与土山之间的桌子上此时火光四射。为了缓解这危险的气氛，我明知故问道：“垒，就是一垒、二垒的那个四方形的垒吧？”

“那还用说，还有别的垒吗？”八桥用一次性筷子敲了敲我的头让我别犯傻，说着拿手的关西话从旁插嘴，“这世上真有家伙偷这种没用的东西啊，盗垒打算做什么呢？难道准备在国分寺成立一个新

^①盗垒 (caught stealing) 指跑垒员在投手投球时提前离开原垒包成功占领前方垒包的动作。

球队？”

虽然“国分寺新球队”是个有点过火的玩笑，可这确实是让人匪夷所思的盗窃行为。连多摩川部长都毫无头绪，百思不得其解。

“唔——棒球的垒除了用在棒球上，没有别的用途了吧——”

部长沉吟了几秒钟，忽然发现手边放着做御好烧的材料，猛然惊醒，开始在铁板上翻烤。

“喂，小通，快烤，别忘了鸡蛋！”

时间是放学后。

地点是御好烧店“河马屋”的一角。我们“侦探部”三人组被“棒球部”队长土山叫出来，听他描述今天早上发生的“垒包失窃事件”。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侦探部”这个陌生的单词进行一些解释。毕竟每个学校都有“棒球部”，但“侦探部”只存在于鲤注学园。那么，“侦探部”是什么呢？

侦探部是“侦探小说研究部”的简称，这是效仿“推理研究会”简称为“推研”起的，于是“侦探小说研究部”简称为“侦探部”。以上这种说法是官方定论，既然有官方定论，就必然有民间流传的不同说法。“侦探部”，顾名思义是个“侦探聚集在一起”，以开展实践型侦探活动为主的业余侦探团体。但也有些不了解实情的学生暗地里叫我们“地下组织”或“秘密社团”。

然而实际状况经常是——放学后，我们三人聚集在御好烧店，不分日夜地研究开发新口味。偶尔也讨论一些推理问题，但从来没有解决过实际问题。不过我们对棒球和职业摔跤讲座倒是热情高涨。诸君难免会感到沮丧，问“这算哪门子侦探啊”，但幸亏我们没有征服全世界的野心。

接下来介绍社团成员——

部长多摩川流司是三年级学生，在部内是绝对的当权派，在部外则被视为麻烦人物，不过不是坏人。二号人物八桥京介也是三年级学生，在部内以关西人自居，在部外也被当做关西人，据说实际上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他也不是坏人。

据我的观察，这两个人的个性差别不大，都喜爱推理。如果一定要列举他们的区别，说话方式略带调侃并带有关西口音的是八桥，带点优越的东京口音的是多摩川部长；有时发表几句金玉良言、引人注目的是八桥，有时冒出几句糊涂话、遭人谴责的是多摩川部长。情况就是这样。

然后，讲述这个故事的是“我”——赤坂通——二年级学生，今年春天刚转学到鲤洼学园，马上被这两位前辈诱骗加入了侦探部，换句话说，是“最新受害人”。我当然也不是坏人，因为我是被害人。

侦探部的成员不止我们三人，据说总数是三人以上十三人以下，没人知道准确数字（有小道消息说部长不会数数）。

确认完侦探部的基本事项后，咱们再回到“垒包失窃事件”。

“对了，土山，”多摩川部长再次把怀疑的视线投向眼前的棒球部部长土山博之，“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什么？”队长土山的表情也一本正经，“随便问。”

“那我就客气了——土山，”多摩川部长说完，果然问了一个不客气的问题，“不是你偷的吧？”

“为什么是我偷的？别开玩笑！”土山隔着桌子怒不可遏地揪住部长的前襟。

“干什么，你这个浑蛋，是你让我随便问的！”部长也揪住了土

山的前襟宣告应战。

“关系再好也要讲礼貌！”

“关系不好还讲什么礼貌！”

隔着桌子争执不下的这两个人实在丢人现眼。站在柜台里的一位据说是店名由来的貌似河马的大妈一脸狰狞地看着这边，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

八桥赶忙劝慰河马大妈：“好了，别生气啊，大妈，我现在就让他们住手。”

随即八桥转过来，开始阐述能够消除土山队长误会的解说。

“土山，在推理世界里，怀疑第一发现人已经成为一种仪式，没必要生气，你这么生气反而让人觉得蹊跷。”

“有什么蹊跷的！”土山不高兴地坐了下来，“我又没有说谎。今天早上我到球场一看，垒不见了，一垒、二垒、三垒还有本垒，全部被偷了。昨天傍晚训练结束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异常，肯定是有入趁半夜偷走了。”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多摩川部长终于平静了下来，再次询问土山队长，“那么，身为棒球队队长的土山，把我们侦探部叫出来的原因是？”

“哎呀，这个嘛，其实……”

土山扭扭捏捏地刚要开口，却见部长把铲子插进烤得程度正好的猪肉杂菜御好烧下面，接着掀起、翻转，御好烧在空中完美地翻了个身，换了个面继续煎烤。部长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说道：“好了，土山，接着说。”

“浑蛋，你他妈的压根儿就不打算认真听我说！”

“是你小子把我们叫到御好烧店的，我这样做有什么错！”

两个人又纠缠在了一起，互相拽住对方的前襟。八桥和我慌忙拦在中间。

土山再次在椅子上落座后，终于开口回答了部长刚才的问题。

“我特意把你们叫出来不为别的，喏，你们打着侦探部的旗号，好像精通这行，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是这么回事啊！”想不到是件正经事，我摸着胸口放下心来。

“可是，严格来说，‘打着侦探部的旗号’这句话不对。”八桥又开始挑刺了。

“说得一点不错，我们确实想打旗号，可是连活动教室都没有。”多摩川部长闹起了性子，“棒球部真好啊，不光有活动教室，还有专用球场。”

“对啊，对啊，和我们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两位前辈会怨声载道也无可厚非，“棒球部”尽管实力弱小却是活动社团的宠儿。而另一方面，“侦探部”是个非正式团体，没有活动教室也没有预算，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像熊猫与身份不明的生物。

哎呀，应该说就像熊猫与寄生虫。说实话，没有活动教室的侦探部经常去蹭其他社团的活动教室或练习场，棒球部的球场似乎也当过侦探部的地盘。

“先不说这个。”八桥扯回到刚才的话题，“盗贼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会是想打棒球所以把垒包拿走了吧？”

我说出谁都能想到的四平八稳的意见。

“是不是单纯的恶作剧呢？也许是仇恨棒球部的人出于捣乱心理做的。”

“是吗？垒包被偷了对棒球部来说没什么难办的。先不说比赛，练习的话随使用什么都可以代替。”

“八桥说得没错。”部长语带嘲讽地说，“如果真想让棒球部束手无策，比起垒包，还是偷土山的钉鞋更有效果。”

“现在被偷的不是我的钉鞋，而是垒包！”

“好了好了，冷静一点。”八桥安抚土山，“恶作剧这个说法太荒谬，咱们学校的学生谁会对棒球部玩儿恶作剧啊。”

“可能是竞争学校——”

我还没说完，部长就打断了我的话：“哎呀，小通，这个不可能，因为我们学校的棒球部很少赢球，不会招来其他学校的怨恨，只要放任不管我们自然会输。淘汰赛的时候能和我们学校编在一组，感谢都来不及，怎么可能怨恨我们？这正是我们学校棒球部的优点，对吧，土山？”

“你说得这么直接害我都没办法生气。”恼羞成怒的土山队长心口不一地说道，脸上的肌肉因为愤怒而不停地抖动，“确实，我们棒球部不会招来别人的怨恨。”

“那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是内部人员作案。”土山重新振作起来，昂首挺胸地发表重要宣言，“盗贼是这个学校的人。”

“哦？你很有自信啊，你这样断言的根据是什么？”部长不可思议地问。

“我没有根据，不过有一些头绪。”土山队长狐疑地盯着眼前的部长，“多摩川，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问题？可以啊，随便问。”

“那我就不客气了——多摩川。”土山队长问了一个毫不客气的问题，似乎是对刚才的报复，“是不是你们偷了？”

瞬间，部长的怒吼响彻整个“河马屋”。

“我们为什么要偷那种东西？你这个浑蛋——开玩笑也不要太过分了——”

“吵死了——你们这帮家伙——不是经常潜入我们球场打山寨棒球吗？会故意偷走那种没用的东西的，除了你们，没有别人！”

再次揪住对方衣襟厮打在一起的两个人撞翻了桌上的水杯，泼出来的水倒在铁板上冒出一股水蒸气，即将烤熟的猪肉杂菜御好烧浸在了水里。从柜台里传来河马大妈发出的人类绝唱。

“你们这些人——不用付钱了——给我滚出去！”

最终，那天的集会草草收场。后来没有在学校周边发现警察的身影，由此可以判断校方没有惊动警察。这也难怪，就算报案，繁忙的警察是否会一本正经地搜查丢失的棒球垒包也真是个问题，而且万一窃贼是本校的学生反而是自寻烦恼，再说私立学校又不会因为一件垒包失窃事件而损坏名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窃贼当然没有找出来，作案目的也不甚明了，这起事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我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认为不过是学校里的某个学生无聊玩的恶作剧——然而，这根本不是恶作剧！这起事件引发了之后的一连串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序章，对罪犯来说就是类似的热身运动，真正可怕的事件随后才发生。

我，赤坂通，受多摩川部长命令，要准确记录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尽管我对写文章没什么自信，可是部长的命令大过天，我无法拒绝。幸亏现在是暑假，事件的余温也已渐渐冷却下来，正好可以回顾当时的情况。我整理思绪，回忆当时的状况，尽量忠实地记录下所有事实，并且暗自期盼搞不好能效仿本格推理小说，在解决篇之前来一封“给读者的挑战信”。不过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